



全美十大服装设计师之一、Polo品牌的创立者、
Polo Ralph Lauren时装帝国的统治者拉尔夫·劳伦的真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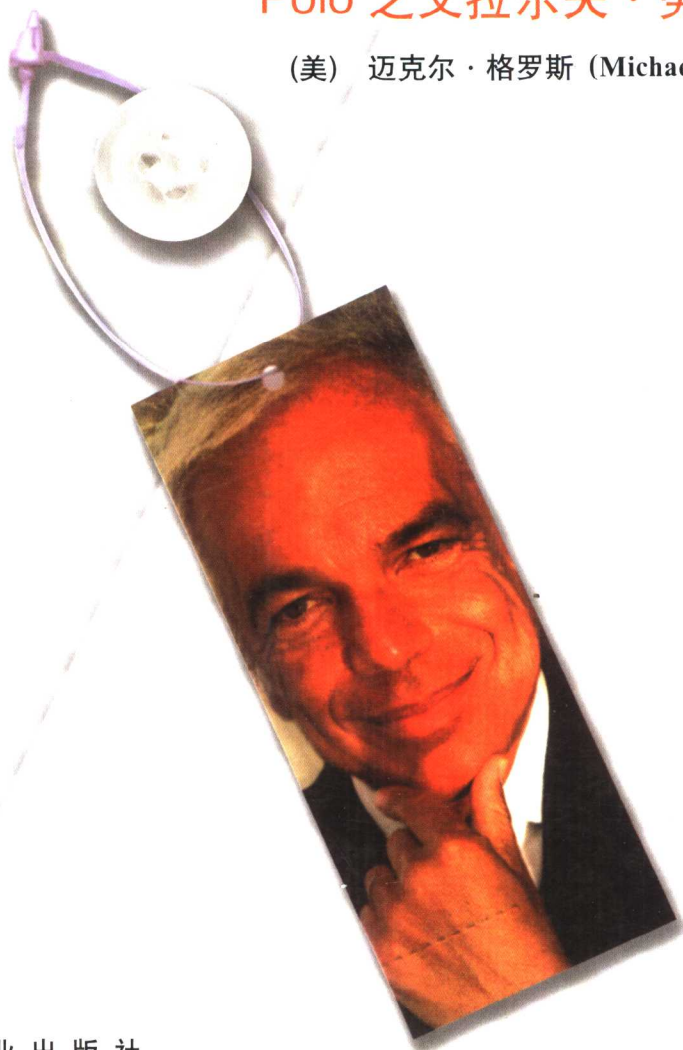


Genuine Authentic
The Real Life of Ralph Lauren

我不是时装设计师

Polo 之父拉尔夫·劳伦传记

(美) 迈克尔·格罗斯 (Michael Gross) 著
陈虹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Genuine Authentic
The Real Life of Ralph Lauren

我不是时装设计师

Polo 之父拉尔夫·劳伦传记

(美) 迈克尔·格罗斯 (Michael Gross) 著

陈虹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ichael Gross. Genuine Authentic: The Real Life of Ralph Lauren.

Copyright © 2003 by Michael Gro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
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4-23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时装设计师: Polo之父拉尔夫·劳伦传 / (美) 格罗斯 (Gross,
M.) 著; 陈虹译.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6

书名原文: Genuine Authentic: The Real Life of Ralph Lauren

ISBN 7-111-14288-8

I. 我… II. ① 格… ② 陈… III. 劳伦, L. — 传记 IV. K837.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8328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殷红姣 颜诚若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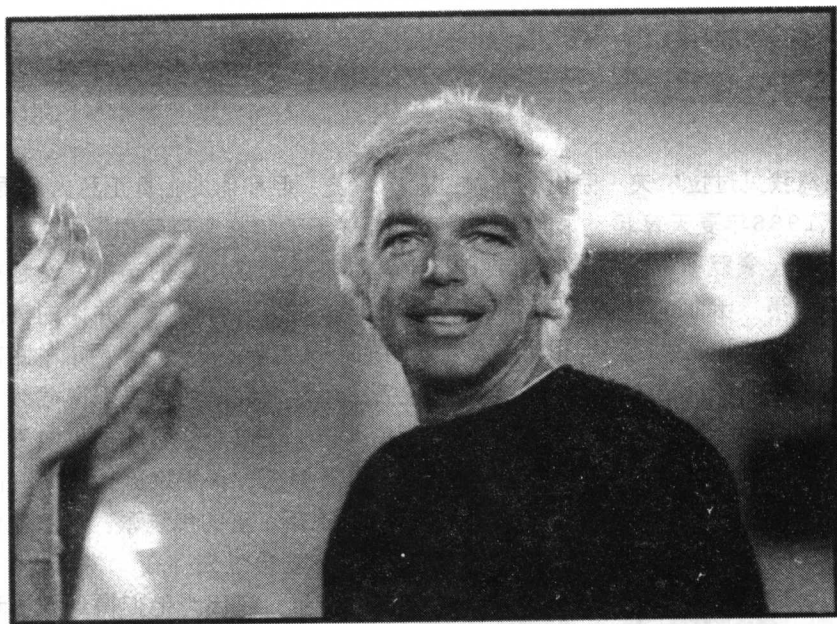
718 mm × 1020mm 1/16 · 19.75印张

定 价: 38.0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1989年4月在时装发布会的T型台上。

作者的话

我对你承诺，无论你想采访谁，我都替你请来。

——拉尔夫·劳伦

虽然我见过拉尔夫·劳伦，也做过几次采访，但和他发生真正私人性质的交往，还要从1988年夏天算起。那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卡尔文·克莱恩^①的文章，在杂志上刊出后，褒贬不一，拉尔夫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我文章的支持。论起在时尚界之外的名声，卡尔文·克莱恩可能是惟一能与拉尔夫·劳伦相提并论的美国时装设计师。拉尔夫和克莱恩年岁相仿，都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②长大，两家的距离只有几个街区，几乎同时进入时尚界，又一起成名。可他们俩又处处表现得截然不同：克莱恩相貌英俊，脸形硬朗，是时尚圈的风头人物，在迪斯科舞厅里也游刃有余，是个快乐至上主义分子；拉尔夫则身材不高，貌不惊人，重视家庭，对《时尚》杂志不屑一顾，《时尚》对他评价甚低，被公认为规矩正直的传统派。虽然他们俩都不承认把对方当做竞争对手，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竞争过去存在，将来也不可避免，形成这种局面，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类似的成长背景，还因为他们得到权力和财富的过程都既仰仗于时装设计技巧，也借助于塑造自身形象的老到手段。

起初，我为了写文章去采访克莱恩，他很合作，但很快却改变了主意。我和我的编辑都认为工作中应当迎合的是读者，而不是杂志的广告客户，这个概念并不符合当时通行的时尚记者道德观。我的文章《克莱恩最新消息》被克莱恩视为恶意揭丑，而且造成很坏的影响：刊登这篇稿子的那一期是全年的发行量冠军，虽然我根本没有在文章里公开提到克莱恩是个双性恋。克莱恩撤销了在那家杂志的广告，价

① 卡尔文·克莱恩 (Calvin Klein)，出生于美国纽约，1968年创办卡尔文·克莱恩公司，他是全美最具知名度的时装设计师之一，其产品除了高档次、高品位的经典之作外，还是以青年人为消费对象的无性别香水和牛仔服装的倡导者。——译者注

② 布朗克斯区，美国纽约市的行政区，位于曼哈顿北部大陆，纽约东南部。曾为荷兰西印度公司工作的丹麦人琼纳斯·布朗克（卒于1643年）最早在此定居，该地区于1898年成为纽约的一部分。——译者注

值数百万美元——好几年以后才渐渐恢复。

拉尔夫在电话里说，他很高兴，终于有人写出了克莱恩的“真相”。虽然那篇文章没有经过克莱恩本人的审阅，但很明显，在拉尔夫看来，它并无不实之处。

事情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看法就不一样了。

1999年10月5日，我在纽约显贵们常常光顾的饭店——哈里·西普拉尼饭店——吃饭。当时在场的有戈蒂·霍恩、库尔特·拉索尔、露华浓的老板罗纳德·O·佩雷尔曼，还有拉尔夫·劳伦和一个我也认识的朋友。我过去打招呼，一起闲聊了几句。我正要回自己的桌子，拉尔夫说：“汉密尔顿·索思（当时Polo·拉尔夫·劳伦公司的总裁，我的熟人）和我今天早上还谈起你呢，有没有兴趣给我写本传记？”

我说当然有兴趣，应该详细谈谈。

两个月以后，我给索思打电话，问他拉尔夫的话能不能当真。我说，我打算向出版商提交撰写劳伦传记的计划，如果他反对的话，我就作罢。索思让我尽管去。

几天以后，我收到一盒冻牛排，是从拉尔夫在科罗拉多州的Double RL农场寄出的，算是圣诞礼物。以前我也收到过他给我的礼物，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刚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封面报道，主人公是拉尔夫·劳伦，然后就离开了杂志，打算集中精力写一本关于时装模特的书，他送了我一件皮夹克。我觉得他好歹算个朋友，就把衣服留下了。一年以后，我以折扣价买了一整套劳伦牌服饰，穿着它们去全国各地参加《模特》一书的宣传推广活动。这对我 and 拉尔夫都有好处：我衣着体面，而我的衣服也在介绍我和我的书的文章里频频出现。既然我们决定合作一本书，再接受一件礼物也不过分。Double RL的牛排确实很不错。

2000年1月，出版商同意出版我写的拉尔夫传记，我给索思打电话讨论细节。说到一半，他问我：“拉尔夫的私生活怎么处理？”我告诉他传记是关于生活的，我希望详细写出拉尔夫的商业生涯和私人生活，以及这两个方面的交合。索思开始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

“咖啡桌上的大象要起个名字吗？”我问。

“你什么意思？”

我接下来说的两个词改变了本书的命运，虽然我好几个月之后才发觉。我说出了几年前Polo·拉尔夫·劳伦出品的“狩猎队”香水模特的名字：金姆·奈。拉尔夫和奈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时尚圈内是个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有些媒体报道过。我当然要写到她。一两天之后，索思告诉我，他觉得拉尔夫和我应该直接谈谈这个问题。于是，2000年1月20日，我被安排在纽约另外一家名餐馆——四季餐馆——与拉尔夫共进午餐。

那天早上，拉尔夫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想把约会地点改在他办公室，因为外面在下雪。几个小时后，我和拉尔夫坐在他麦迪逊大街的办公室里吃午餐，餐桌很矮，玻璃质地，椅子是铬合金骨架的皮椅，菜是鸡和沙拉，出自私人厨师之手。办公室里里外外都是纯白的，摆满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积累的各种纪念品：有各类

模型，从不同的古董车到飞机，甚至有齐帕林式飞艇；有瑞恩兰德大厦的微缩模型，这正是拉尔夫·劳伦在纽约的旗舰店所在的大楼；有用镜框装好的杂志封面——其中就有我写的《纽约》杂志封面报道：有拉尔夫和各类名人合影的照片，如加利·格兰特^①和奥黛丽·赫本；有一张A.里维茨公司开出的发票，日期是1965年4月6日，拉尔夫曾经在那里当过领带推销员；有一顶消防队长的帽子、几只玩具熊、一个牵线木偶、旧衣服和旧鞋子、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②的奖杯、一只奔驰车的方向盘；还有一个镜框里镶着拉尔夫的父亲，弗兰克·里夫希茨用铅笔写的诗：“希望你能好梦成真，并真诚地为此祈祷……”

拉尔夫穿着远足靴，衬衫外面加了一件法兰绒衬衫。寒暄几句之后，他很快提到了金姆·奈，表示很关注我会如何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说，问题主要牵涉到他的家庭——尤其是他妻子琪·劳伦，他们结婚已经35年了。他说，他问过私人教练——拉尔夫很信任他——应不应该授权别人给他写传记。教练反问他为什么要出书，因为很可能会把他不愿意提到的事情公之于众。

拉尔夫说，他这一生只犯过一次错误——和模特发生恋情——而且那以后一直在忏悔。他向妻子坦白了，好不容易才保住了婚姻，但只要他们一起看到电影里的人物有婚外恋，愈合的伤口就会再次撕裂。琪的反应不再像以前那么激烈，拉尔夫却还心有余悸。显而易见，在传记里提起它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我当时其实也很犹豫，他说那件绯闻从来没有公开过。我提醒他，《星探》(Spy)杂志登过一张照片，拍到他在餐馆里亲吻奈的手指。“那种杂志根本没人看。”他说。

我之所以要跑到拉尔夫·劳伦的办公室里去进行那一席谈话，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倾慕于他在现实中再现自己构想的能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能感觉得出来，他邀请我给他写传记是看中了我的名声，他很重视这个名声。我在时尚写作圈已经15年，是这个圈子里的异类，因为我从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一贯公开宣称时尚圈是个矛盾综合体，我就是那个站在街边的小孩，敢于大声指出那位名叫“时尚”的皇帝其实一丝不挂。于是，我告诉拉尔夫，我必须有选择写作材料的权利，我坦率地告诉他，传记如果能不受他的个人影响，一定会给他带来好处，因为人们一贯认为他是个不真实的人。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其实是个真实的人。

我们又花了30分钟谈论金姆·奈的问题——接下来的9个月里，我们讨论的中心始终是她。但当天，我还是问了他，有没有其他风流债？我跑时尚圈这么多年，听说过不少他的绯闻，但我不想把手里的底牌亮给他看。他说：“我是清白的。”惟一的错误就是金姆·奈。

我宽慰他，既然如此，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他问我准备怎么处理关于他的谣言。他听说过别人传他跟好多女人有一手，“哪怕我只是跟她逛逛街，她立刻会成

① 加利·格兰特 (Cary Grant, 1904—1986)，英裔美国演员，他是电影中优雅男主角的典型，代表作品有电影《费城故事》(1940年)和《西北偏北》(1959年)。——译者注

② 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 (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该协会是非盈利性的行业公会，每年评选CFDA杯年度最佳男女装设计师、配饰设计师等，它的奖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译者注

为这种传闻的女主角。”其中还包括他手下最高级的总经理之一——巴菲·比丽特拉。更离奇的是，还有传闻说他跟男人谈恋爱。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没问题，我会把他的婚外恋写成纯粹的感情问题，就当别的绯闻完全不存在。说真的，提到奈的事，绝对会让他的形象更贴近生活——而且，书也因此有了大团圆结局。他刚刚在加勒比海边牙买加的圆山度假圣地和里琪庆祝了结婚35周年纪念日。我估计如果他肯谈和奈的交往，我就不用再写他的其他恋人了，我相信能找到她们，她们也肯定是真实的存在。

但拉尔夫最终让步了。只要我小心处理关于奈的一切，他就愿意跟我合作出书。我们握了手，我说，想找个时间公开准备出版拉尔夫传记的消息，问他有没有意见。“尽管宣布吧。”他说。

我打算在拉尔夫的秋季时装发布会上宣布，时间是2000年2月9日。发布会结束后，我按照通行的做法到后台去祝贺他发布会成功。我找到他，握手后他却没有放开，说：“我很担心奈。”里琪·劳伦就站在他旁边。

我觉得不对劲儿，撤销了发布传记的事情。过了几天，我又去了拉尔夫的办公室，再次讨论起奈。他仍旧很不放心，我试着安慰他，几乎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答。我离开后，立刻给我的编辑打电话，清楚地告诉他，拉尔夫的合作估计指望不上了，还说，我决定不管他，自个儿把书的事情进行下去。

2000年3月中旬，我给拉尔夫的秘书留了个口信，说我刚刚签了合同，要写他的传记，约拉尔夫过两天见面——随后把我要出书的消息告诉了一个娱乐新闻的杂志专栏作家和一个报纸编辑。

3月16日，星期四，我到拉尔夫的办公室赴早上10点的约会。和往常一样，他迟到了15分钟，穿着休闲装出现。这次，他还是从金姆·奈谈起。

拉尔夫说，如果我坚持在书里提到她，他决定在我开始写书之前就撤销合作。好莱坞要人戴维·格芬的传记刚刚出版，作者写到一半，格芬宣布停止与他合作，不少杂志和报纸都在报道他和作者之间的纷争。拉尔夫说，他不想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然后，谈话焦点又回到了奈身上——“我就犯过这么一个错误，此后它一直纠缠着我。”他说。他不仅不允许我写奈，而且禁止提起任何关于他私生活的谣言、传闻和小道消息。我说，我会把这些东西一一核实，如果是假的，我不仅不会写，甚至可能帮他澄清事实。他不满意。我说：“你想控制这本书。”他坚决否认了，说不过是想保留在金姆·奈事件上的否决权——当然，还应该有权否决其他任何他不喜欢的东西。

我说，不行，不能接受。乌云顷刻间笼罩了他的脸——确实是如此，他的脸先是涨红了，后来几乎成了酱紫色，他大声咆哮，眼睛好像成了两管对准我的枪口，我后来听说他的手下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那有多么可怕。

“你绝对不能绕开我写这本书。”他宣布。

这可不是我认识多年的拉尔夫·劳伦，不过实际上他的这一面更吸引人。我噤着告诉他，我愿意考虑在书里完全撇开奈，以此交换他无条件的合作。当然，我还告诉他，我不能，也不愿意让他对书的内容进行随意的否定。然后，我尽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在路上给我的经纪人和编辑打了电话，编辑说：“如果没有他，你的书没准儿能写得好点儿。”

2000年4月6日，上午10点半，我再次在拉尔夫的办公室里见到他，上次跟他的谈话好像还在耳边回荡。他还是比我到得晚，穿着棕色镶边的皮夹克、紧身的灰色T恤、黑色牛仔褲，配了一条皮带扣很大的腰带。我简短地告诉他，他上次开的条件我不能接受。我上次见他之后，有两篇文章披露了我要写拉尔夫·劳伦传记的消息，拉尔夫对这两篇文章的回应是他觉得对他的困扰已经开始了。他指责我很不老实。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俩又回到了谈判的老路上。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拉尔夫一向犹豫不决。

我们讨论了书的内容，从看似杂乱的事实中把书的整个脉络梳理出来。我说，我很担心他再次提出否决权问题，我还提到很多人都形容他是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犹太人。这一次，他又恢复了风度翩翩的旧模样，只是禁止我在书里提到金姆·奈。

我告诉他，一两天之前的午餐时，我碰到一家重要杂志的主编，我以前常常给他写东西，他问我：“你会写到他的女朋友们吗？”拉尔夫没有理会我用的那个“们”字，而是问道：“这是谁？”我后来应该告诉那个主编，别担心，因为我拒绝回答拉尔夫的这个问题，如此，杂志就不会失去拉尔夫·劳伦公司的广告。不过，从此后那家杂志再也没有邀我写过稿子。

然而，我也很可能失去拉尔夫·劳伦的支持。“别把门关严，”我说，“哪怕只留一条门缝也行啊。”他同意了，我们俩握了握手，我走了。

我和拉尔夫的对话还没有结束。

拉尔夫第二天不断给我打电话，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到我。奈的事情还萦绕在他脑海里。他说，一想到他们俩的事情要写在书里公开发表，“我就难受”，就连每次看到他妻子都忍不住要紧张。“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怎么写这件事，”他说，“我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想知道你准备怎么描写她，这样别人就抓不住你的把柄，但你得做足功夫才行。”我说一时半会儿我可说不出来。他说：“可我就是要你现在就给我讲。”我重申，我做不到。

他说：“我对这本传记并不感兴趣，我关注的是你要完整地展现拉尔夫·劳伦的事业和他取得的成就。”牵涉到他私生活的书让他“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对自己的韵事还有什么心虚的地方，而是我怕别人会出于窥探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去买这本书，书商宣传的时候也可能会打出各种我想象不到的口号，它不是我的真实生活，更无法反映我的本来面目，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不想阻挠你，但我还有很多微妙的关系需要处理。”接下来，他又兜回到金姆·奈身上，又让我立刻准

确地告诉他我准备怎么描写她。我说，了解事情真相以后我才知道怎么写。但他早已为我拟好了提纲：“有一则传闻，我不能辨清它的真假。”

那时候，我对编辑给我的忠告深信不疑起来：没有拉尔夫·劳伦的合作，我的书会写得更好。说真的，如果继续跟他谈下去，我简直怀疑自己还要不要写这本书。整个春天，我都在阅读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拉尔夫的资料，发现材料虽然非常多，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充实。采访他的文章千篇一律，他每次讲的事情都差不多，常常连用的词都一样。描述他经历的文字通常都这么开头：“故事要从领带说起。”当然，不同的文章修辞可能略有不同。

2000年7月19日，一个关于时尚圈逸事的报纸专栏说拉尔夫决定不跟我合作写书——我给拉尔夫打电话求证真假。消息是正确的。但他的“拒绝”外面却包裹着厚厚的糖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能写出一本很好的书，我也很喜欢你。我一方面确实非常想帮你，想跟你合作，另一方面却又在劝自己，不要这么做，这么做不对。至于为什么不对，理由就是我们讨论过很多次的那件事。”

他拒绝我，因为他要正式跟妻子声明这本书跟他没有关系。“不然她会不高兴，”他说，“她会非常难过的。”不过，他说不会阻碍我的工作——一个重要的让步。“不管谁打电话问我，我会说：‘你可以跟他谈，我对迈克尔没有恶感。’因为我觉得你不管跟谁谈话都不会有坏处。我对你承诺，无论你想采访谁，我都替你请来。我希望你能得到所有的资料。”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百分之百地执行了这个承诺。

2001年6月，拉尔夫最后一次找到我，跟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之前我刚刚拜访了他年迈的贝丝姨妈，她跟拉尔夫的母亲关系很好。拉尔夫给我打电话，说她病重（可能只剩下半年的生命），让我不要去打扰她。这一次，我把我们的对话录了下来。

我问他，怎么能多了解一些他的家庭情况。“我帮不了你，”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向他提起几个已经拒绝我采访请求的人，包括他的哥哥杰利·劳伦和他最好的朋友史蒂夫·贝尔。

“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他说，“我跟他们提过，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拉尔夫，我不想这么做，这样不好。’所以，他们的立场基本都是这样，都是聪明人，圈子里的事情见了很多，不喜欢这类书，他们不想跟它扯上什么关系。”

跟他关系最铁的这些人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拉尔夫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但是，拉尔夫不愿意出头，除非我同意让金姆·奈从书里彻底消失，就如同当初他们俩分手之后她也从拉尔夫的生活和时尚圈完全消失了一样。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说。

我回应他：“你看，你又来了。你觉得我会写本书丑化你。”

“迈克尔，你也明白，我根本不想出版这本书。”

“可是最初是你提出来的呀！”

我们俩吵了几分钟，不停打断对方的话，两个人都很沮丧。拉尔夫回到我们最

初的话题：“我姨妈已经98岁了，我认为她不应该跟你谈话，我的好朋友史蒂夫和我哥哥也不能，因为他们不能牵扯进来，他们说的都不会有什么价值。相信我。”

我说我会尽全力去搜集资料，就像这么多年我用这种方法早就掌握到了卡尔文·克莱恩的各种情况。“我会得到的。”我说，“其实你的观点完全可以在书里充分地表达出来，只要让我跟你多谈谈就行了。我知道你的一生十分富有传奇色彩，写出来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如果让我跟你身边的人多谈一谈，这本书可能会更丰富多彩，也会更准确、翔实、公正和诚实。你并不是在为自己涂脂抹粉，我真的很想让你明白这一点。”

“你也知道我的症结所在，”他说，“它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你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我的角色不过是记录你做过的事情。”

“迈克尔，我要跟你再说一遍，我觉得你比任何人都擅长于写出一本好书。”

“你明白吗？我一定能做得很好。你不断地改变主意，至少我这么认为，但你无法削弱我最初的冲动：我能写出一本关于你的好书，这是件好事，我一定能让它隆重而又有趣，不管你帮不帮我。拉尔夫，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色，而是有深浅不同的各种灰色。”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给我设置重重障碍——”

“我没有……”

“——你也可以保持中立，甚至可以在中立的基础上稍微带些偏向，帮助我得到我需要的，让我写出一本公正、诚实、完整的书。我想对你说，它对你也有好处，考虑一下吧。”

“迈克尔，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保证这本书的公正、诚实——”

“有什么用呢？我真是一点儿也不在乎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拉尔夫，你对金姆·奈的担心太夸张了。”

他干笑了一声。

“就算我把关于她的所有事情都写出来，”我说，“在一本350页篇幅的书里也不过只有几页纸而已。”

“用它来做书的宣传噱头好像不太够！”

“我已经找到很多比它有意思的材料。”

“我不相信。”

我们俩的对话如此持续了45分钟。“我能做什么呢？”拉尔夫问我，“我不能让你跟我哥哥谈，不然就成了我跟你完全合作。你跟很多人谈过，知道我是谁，你已经比较了解我了，不会再有什么新发现了。”

“过去这一年里，我确实对你有了很多的新认识。”

他有些阴沉地叹了口气：“其实，我很想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我的事。”

“我也还抱着这样的希望。”

“我做不到，因为实在太痛苦。”

我问他能不能找个替身，比如他最好的朋友贝尔，替他讲述，哪怕不在书里公开他的名字都可以。他问，我的书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我问，他下一季的时装想表现的主题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我对几周之前他的时装发布会有什么看法。“你总是很挑剔。”他说。我只好重新担当起时尚评论员的角色，说比上次改善了很多，上次他只用了黑色和白色。“对比太强烈，太简单。”我说，“不过，别误会我的意思，很好看——”

“我真希望所有杂志的编辑都像你这么想。那这一次的发布会你的看法如何呢？”

“你十分忠实于自己。”

“说得好。”

我和拉尔夫就他是否与我合作谈判了10个月，对话大多这样结束。虽然他承诺过保持中立，但很多人在他的“指示”下表示不愿接受我的采访，他安排过一些人和我见面，当然，也否决了我不少对关键性人物的采访请求。我不断努力，给他的朋友、亲戚、手下和从前的手下打电话，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跟他比较接近的人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结果，在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好几个人，包括他最好的朋友贝尔、他妹妹、他的一个弟弟，以及Polo·拉尔夫·劳伦公司中跟拉尔夫关系最好的几个高层人物，都没有同意跟我见面，有的甚至拒绝证实、否认或澄清我从别的地方得到的消息。拉尔夫的长期发言人巴菲·比丽特拉说她不愿意被人认为是在为一本“我们无法控制”的书“增添可信度”。

我尽了全力弥补这些人拒绝发言造成的遗憾，希望读者看完后能同意，虽然这本传记没有得到传主的配合，它却绝非出于伪造或偏私。

我之所以敢这么说，部分的原因在于，和拉尔夫开始谈判前的几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追踪拉尔夫的动向，还采访过他。同一时期，我还与他的哥哥杰利、他的得力女助手巴菲和其他认识他的人进行过数次长谈。另外，几位慷慨的作家和记者为我提供了他们采访拉尔夫时得到的资料，主要的几位是马蒂·弗里德曼，詹妮特·弗里德曼和查理·罗斯，他们帮了我的大忙。

从数百篇关于拉尔夫的文章和他以前的传记《拉尔夫·劳伦：神秘的人》（作者是杰弗里·特拉奇顿伯格）中，我找到了很多事实，文字以及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为了保证叙事的流畅，这些资料的来源我并没有逐一标出。所有被采访者向我提供的材料通常直接引用（例如：他说），而我从其他人的采访或文章中得到的材料我都尽量强调它们是过去状态的（例如：他曾经说）。

在本书的开头，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拉尔夫·劳伦是个很富有也很有影响的人，虽然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贯比较温和，但实际上他常常引起别人的恐慌，尤其是那些身处时尚圈、零售业或者媒体界的人。“我不想站在拉尔夫的对立面。”路易丝·帕雷诺就是这样拒绝我的采访请求的，她曾经是劳伦女装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

拉尔夫的现役雇员都接到指令，不要公开谈论他的事情，有些人的理由相当充分，鲍勃·梅莱特说：“公司不允许我与媒体接触，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他多年来一直为Polo品牌的设计师到处搜罗古董衣服，启发他们的灵感，他强调：“我是幕后人员。”

其实，时尚界的伟大人物拉尔夫·劳伦也是个“幕后人物”。因此您接下来要看到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关于现在和不远的过去的部分——是由一些不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提供的。我可是见过拉尔夫愤怒的样子，所以很明白他们的苦衷，希望读者也能体谅，他们的身份我都根据情况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描写。

为生人所写的传记，就像给未完成的作品作评论。因此，这本书的初衷决不是想成为关于拉尔夫·劳伦的定论，希望读者也不要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它不过是试图披露他已经走过的一段辉煌。



拉尔夫（居中坐者）小时候的照片，时间约为1950年。

（摄影师不详，詹妮·格拉·帕里斯提供。）

引 言

你穿着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番陈述。衣服也是一种表达，它们综合起来成为一番关于你的陈述。它是一则介绍，但不是你。

——拉尔夫·劳伦

一辆一年前买的宾利轿车停在路边，对面就是拉尔夫·劳伦举行2000年秋季女装发布会的红砖钢结构建筑。静静地蹲在纽约SOHO西百老汇大街边，宾利车闪亮的黑漆和流畅的曲线默默地欢迎着这场非公开的时装界盛会。

出席这次活动的都是时尚界的头面人物——《时尚》、Elle和《哈泼时尚》杂志的主编；《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还有各类明星。坐在房间中央的是他的家人——和他共同生活了35年的妻子里琪，他们的孩子：安德鲁是演员兼电影制片人，戴维是拉尔夫苦心培养的接班人，女儿迪兰还在上学，立志经营高级糖果店，还有拉尔夫的哥哥杰利，他是Polo·拉尔夫·劳伦公司男装设计部的负责人。

在他们身边落座的是高盛公司的总裁（1996年Polo公司上市就是由高盛操作的，而且高盛拥有Polo公司的大额股份），以及美国规模最大的几家零售商的头头。这只是第一排的阵容。在他们身后，用拉尔夫身边一个红人的话来形容，就好像“两千条水虎鱼挤在一个壁橱里”，虽然有点夸张，但与实际情况相差并不太远。

2000年2月，空气清新的早上，他们聚在这里，参加一场高级别的大型推广活动。在全世界的服装名牌中，劳伦是不是最畅销的品牌可能还有些争议，但名气最大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Polo象征着时尚界的顶级产品。Polo·拉尔夫·劳伦公司在全球取得的成功证实了大众对美国风格的向往放之世界而皆准，也证明了社会给予个人充分发展空间的做法可以带来多么丰厚的回报。拉尔夫是个追求梦想的商人、拥有市场营销技巧的大师，也是产品行销世界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品牌的化身，和他比肩的是亨利·福特和沃尔特·迪斯尼。

无论如何，拉尔夫是个胸怀现代理想的服饰商人。

在纽约最常见的时装发布周里（当然，在巴黎、伦敦和米兰也是如此），世界各地顶尖的设计师推出各自的新作时，这种场面会数十次地重演。他们都是制造幻象的大师，共同编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谎言：他们的作品让我们看起来更健康、更富

有、更美丽。但是，就好像宾利不仅仅是一辆轿车一样，劳伦也绝对不仅仅是个时装发布会。

拉尔夫·劳伦的轿车显示的是这种老式轿车最不事张扬的一种风格，必须通过细致的观察才能看出它的高明所在。它可不是一辆普通的老式宾利车，而是为国际时尚大师专门订做的，他一手缔造的时装王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之一，他拥有的汽车被公认为世界顶级，他对细节的注重——每个最细致的部位，和对控制的需要——绝对的控制，即便在界限分明的时尚界，也是出了名的。

拉尔夫·劳伦的车绝不仅仅靠金钱就可以得到。它的黑色并不普通，是彻底的黑色——从前到后、从上到下，只有车门把手是银白的金属色，线条干净、圆滑，没有一丝阻滞。轮胎是特有的45.72厘米（18英寸）直径。“这些你都买不到的。”拉尔夫忠心耿耿的司机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站在豪华车旁，穿着式样简洁的制服，自我介绍说名叫克林顿。

妙极了。

我们的主人公已经同以前大不一样了。拉尔夫·劳伦，也就是拉尔夫·里夫希茨，是他自己创造力的产物，就好像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创造的杰伊·盖茨比，“从自己的精神镜像中跳将出来”。拉尔夫的父亲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八十多年前坐着船来到美国，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拉尔夫的成功经历不仅仅是普通的商业奋斗过程。就像时尚评论员霍利·布鲁巴奇说的，拉尔夫是个“自我创造的典范”。

他的经历同时也是身份的商品化过程，是高雅上流社会符号的民主化过程，是豪华消费品推销策略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依靠“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推销产品、品牌全球化策略并使国际时装界全面美国化等做法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

虽然拉尔夫早已在诡秘多变的形象世界中展示出他的才华，但时尚界的核心阶层并没有真正接纳过他。30年来，拉尔夫一直被他们轻蔑地视为急功近利、没有天分的裁缝，而不是真正的设计师。他设计的高级成衣时尚精英不屑穿，因为觉得它太死板，普通人更不穿，因为只有身高1.8米、体重100斤的女人才能穿得上他设计的衣服。至于他设计的畅销衣服——比如牛津布衬衫和卡其裤——实在太过普通，势利的时尚界也不屑一顾。作为回报，拉尔夫也从来不愿意被叫做时装设计师，虽然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

他会说，跟衣服无关，那是对梦想的追求。

拉尔夫出品的不是时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两者的区别很明显。不少人喜欢穿戴成套的衣服和饰品，在拉尔夫看来，衣饰不单是身份的表象，更重要的是能让人得到那个身份。如果穿着合适的靴子，你也能成为牛仔。“我给人带来的是一个梦

① 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他最著名的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和《夜色温柔》（1934年）。——译者注

想，”他说，“是你最渴望得到的世界，一旦置身其中，你穿的就是最适合那里的服装。我看到了整体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条裤子或一件衣服本身。万事万物都与其他事物有所联系，不可分割。我设计的东西融入于生活之中，是生活的方式。”

他就像当年缔造了好莱坞帝国的犹太电影巨子，除了影城本身，他还塑造了理想中的美国，由繁华的街景、装着楔形板的房子、友好的微笑以及崇高的理想组成。拉尔夫本人不仅表现了我们对于阶级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还体现出美国精神中特有的治疗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不断地向上奋斗，并把这个奋斗过程变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什么样的人才能拥有订做的宾利车，同时配着名叫克林顿的司机？拉尔夫知道，这样的人是你崇拜的对象，拥有远远超过你的财富，他有自己的梦想，并将之变成现实，而且他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他的成就。

在崇拜者眼里，拉尔夫对质量近乎病态的重视永久性地提高了美国大众的平均口味。拉尔夫的产品表达的是，你穿成什么样，你就能变成什么样，任何身份，只要你选择了，就可以得到。他事实上继承了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吸引整个民族直至癫狂的理想。在他的家乡，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不能够放弃奋斗的权利、历尽艰辛向上爬的权利、重新塑造自己的权利——即使我们因此需要仿造买不起的商品或者为了样式牺牲质量都在所不惜。

在拉尔夫的批评者眼里，他所有的成就不过是篡夺我们国家短暂历史的标记。拉尔夫对外表和装饰品的不遗余力的强调是没有灵魂的表现，是对他们一向奉若拱璧的东西的极端蔑视：他怎么能盗用我们学生制服的领带花样？他根本不配！

虽然拉尔夫努力表现得好像一个普通人，但他根本不是。如果你喜欢他，会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有创造力、最有实力、最具自我约束力的企业家；如果你讨厌他，他则好像一个自大狂妄、有无穷控制欲的狂人。但无论如何，他不是普通人。他的生活也和普通挂不上钩，豪华而又与世隔绝。他在第五大道边有一套复式公寓，在西切斯特县有一块地，在长岛的蒙托克有一座海滨大屋，在牙买加的圆山度假圣地有两幢房子，在科罗拉多还有一处占地巨大的牧场。早晨醒来，他可以在产业领袖、贵族、海滨懒汉以及牧场主这几种身份中自由选择，还可以随时乘坐Polo公司的湾流喷气式飞机或直升机直奔另外一个价值百万的居所。他收藏的古董、照片和六十多辆老式汽车和摩托车就分散在这些住所中。他的老式汽车系列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得到过很多奖项。

所有这些，他都负担得起。据《福布斯》杂志的估计，拉尔夫在美国富豪榜上排名第97，个人拥有的财产约为20亿美元，并在不断增加。他每年的薪水就有100万美元，2001年的奖金和其他收入加起来大约880万美元。他和家人一共拥有Polo·拉尔夫·劳伦公司4300万股的股份，还有100万股的认股权，该公司表面上是上市公司，每天顶着RL标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但88.9%的股票都集中在劳伦及其家人手里。